

續
齊
諧
記

吳均撰

中華書局

BW71/1197/1008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祕書二十一種陽山
顧氏文房古今逸史
漢魏叢書皆收有此
書古今逸史有校勘
故據以排印

續齊諧記

梁 吳 均撰

漢宣帝以早薨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鉸具。至夜車轡上金鳳凰輦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鳳凰。入手卽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上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轡上鳳凰俱飛去。曉則俱還。今則不返。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鳳凰子云。今月十二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責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轡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卽乘御之。至帝崩。鳳凰飛去。莫知所在。續齊諧記此網羅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皆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卽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開將分斫。所以顛頓。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爲孝門。真仕至太中大夫。續齊諧記云三

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爲鷓鴣所搏。逐樹下。傷痕甚多。宛轉復爲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爲蚊所嚙。乃移置巾箱中。喂以黃花。連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良鳴。過堂數日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鷓鴣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

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着通天犀。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既去。見衆鳥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竊上晉武陵王暕。暕薨。以襯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籍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內人江夫人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繞牀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必訴天。當相報。江夫人惡之。月餘乃亡。

桓玄篡位。後來朱蜜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芒籠荷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口無歸。日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吏列云。槌積久。比恆失之。而復得之。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荊州送玄首。用敗籠荷包之。又芒繩束縛其屍。沈諸江中。悉如所歌焉。

陽羨許彥相。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甕子。甕子中具諸飾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遛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其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亦穎悟可愛。乃與彥銑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

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內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香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悵悵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且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敞。敞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月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流以滌腸。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束皙進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護仲治爲城陽令。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

嫁牽牛。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日，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像也。」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楮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楮葉五花絲遺風也。」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招成，成即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寢室，我卽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蠶桑百陪，言絕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寶。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始也。」

吳興故鄣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極直豎，一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干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恆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爲石磨。轉快則年豐，轉遲則歲儉，欲知年之豐儉，驗之無失。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爲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

秋夫作茅人爲鉞腰目二處并復薄祭遣人送後湖中及曉夢鬼曰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朝請

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愴然思歸倚門唱西夜烏飛其聲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有門人逐月遊戲遠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遇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爲一曲邪文韶卽爲歌草生盤石香韻清暢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願謂婢子還取甕後爲扶侍餽之須臾至女爲酌兩三彈洽洽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紺帶繫甕後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候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霜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闌夜已久遂相佇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釵以贈文韶文韶亦答以銀梳白琉璃匕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歇神坐上見梳甚疑而委悉之屏風後則琉璃匕在焉甕後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細視之晝夜所見者於是遂絕當宋元嘉五年也

齊譜志怪者也蓋莊生寓言耳今吳均所續特取義云耳前無其書也考文獻通考書目亦云至元甲子吳郡陸友記